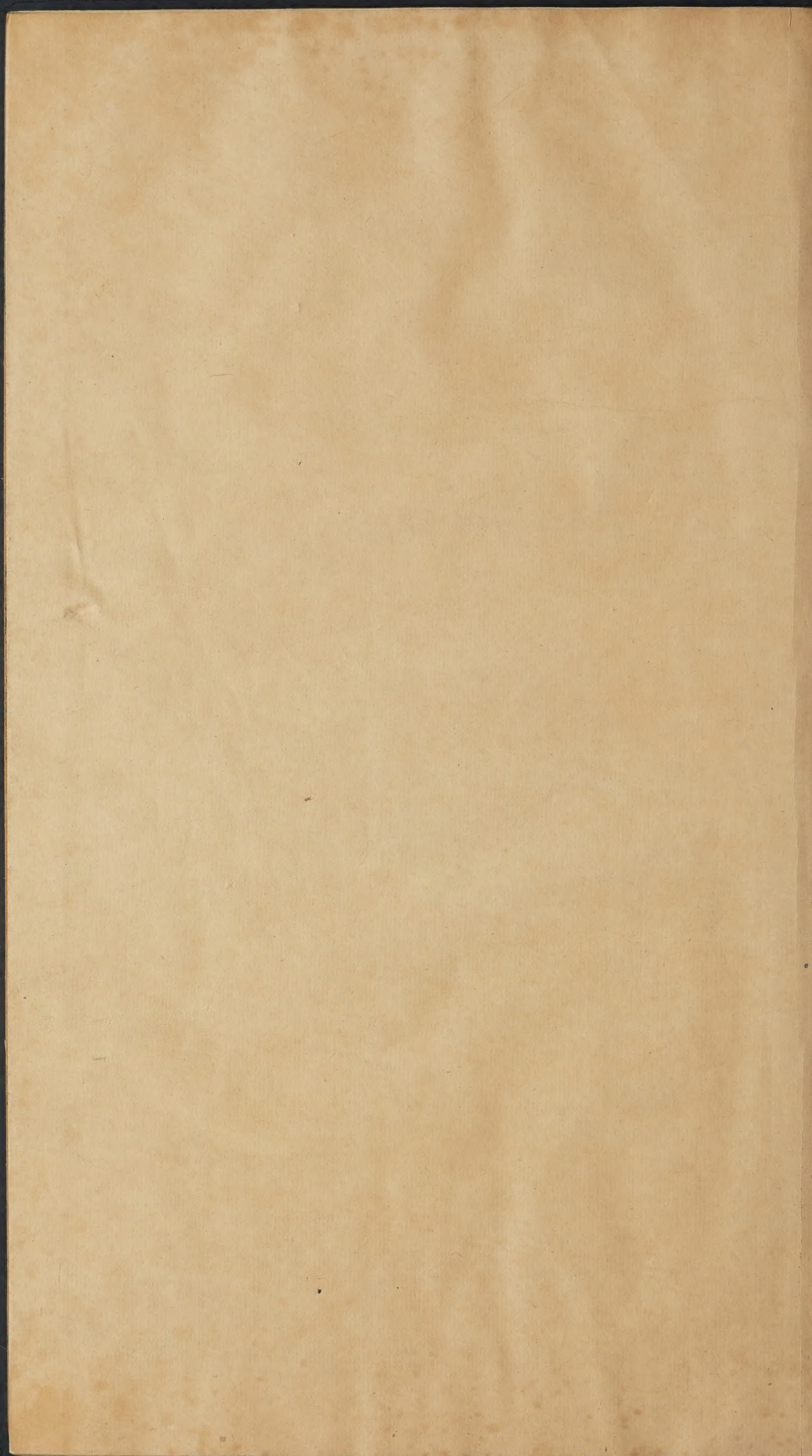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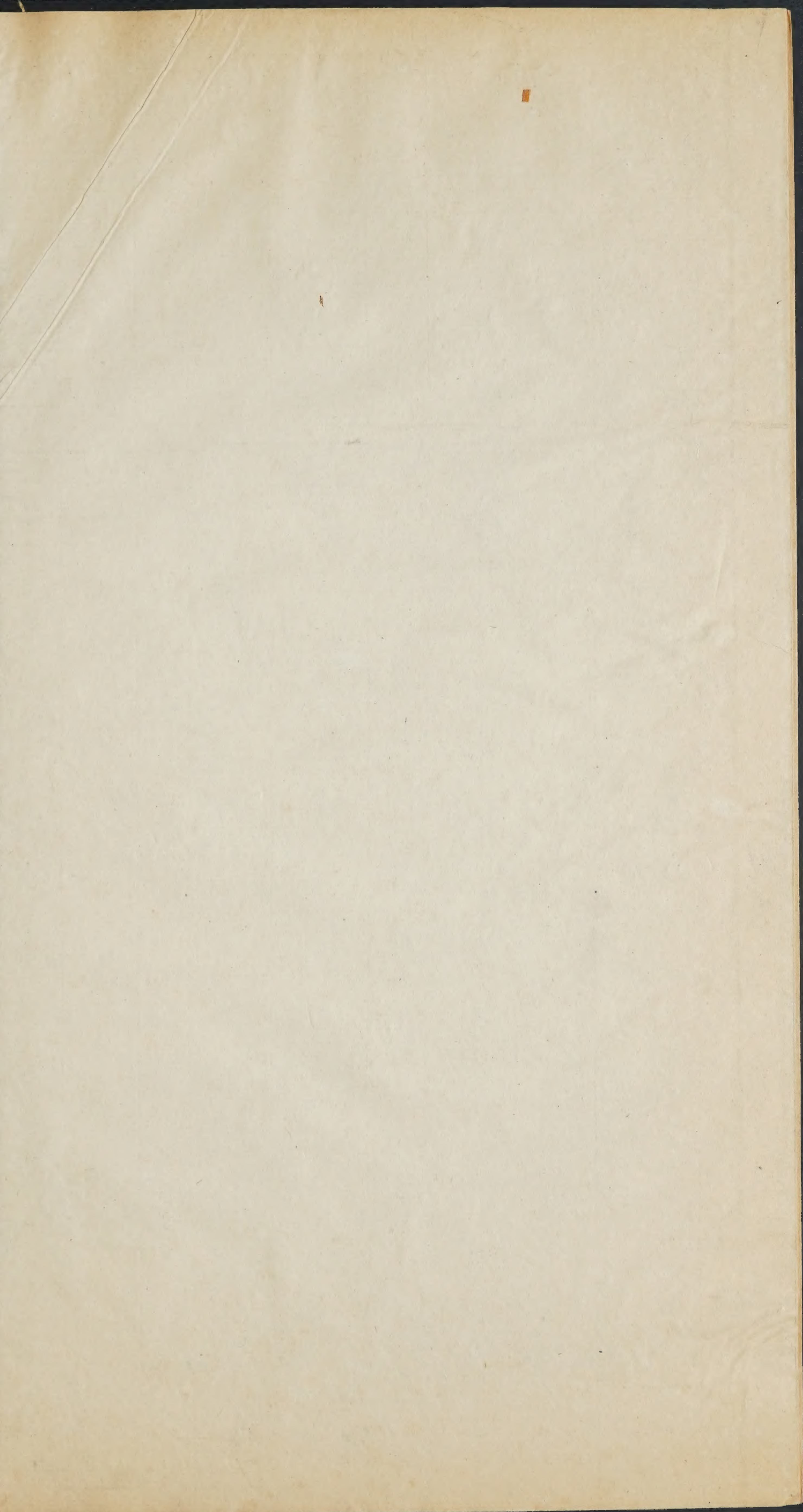




鴻苞卷之二十三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德輿玄潤校

知命篇上

萬靈胚胎眞宰陶鑄自然之禀各有命焉譬之甕盎甂甀升斗鍾斛器之所受要各有分弗可逾越余讀列子力命篇達哉其言之也孔孟大聖賢皆

言有命卽古至無道昏主亦云我生不有命在天余慨世人瞢瞢不知有命或知有命矣乃不肯順而安之而欲以匹夫之力起而與造物爭殫知竭謀張機設穽營求無已儌倖萬一必不可得卒與禍會此皆起於不知命之過也世亦有營求而得者其命固應得也假令不營亦得矣有不營求而不得者其命固應失也假令力營亦失矣書記所載帝王受天明命曆數在躬上帝之所寵靈萬神

之所擁護非人力可及智謀可圖善乎班彪王命一論寒奸雄之心銷覬覦之念明于日月信于蓍龜矣至于古今將相大臣鉅人元老往往鍾靈星辰降神山嶽徵兆夢卜感會風雲良非偶然下此即一命一祿一錢一粟一飲一啄莫不有分限定數焉皆非人強力所能挽智計所能圖矣達者無爲造物所笑哉雖然大命迺造物所定即造物亦不得而自主人生多劫之中貞邪異情善惡異路

醞釀感結命數所繇定焉休咎禍福生死窮通皆
人之福業有以取之造物固無毫髮親疎厚薄私
意低昂於其間飲啄緣粟命之小者也帝王卿相
命之大者也國家之治亂興亾命之又大者也道
家所稱陽九百六大小劫運釋家所稱世界之成
住壞空命之又大者也氣數推盪皆非造物所得
而自主譬如天王之賞罰政令天王所出悉由人
之善惡取之天王固不得而以私意主張於其間

也所謂夫舜惡得而禁之知天王不得而自主矣造物定命亦猶是也上帝憐周犨之貧不能自主問之司命司命亦不能自主聽之張車子此雖俗語至理存焉如是而人尚得以強力智計與造物爭而轉移之乎世人深知此則可以銷躁競除熱中翛然撒手而遊於清涼國矣世有貧窮無事坐享逍遙日唱渭城似能安命一旦本領既大心力轉麄無暇唱渭城者此葢無資則無營無營故自

適有利則有算有算故煩勞即當其日唱渭城
時不可謂之清涼也謝安優游東山大似暘適旁
觀其提鼻而恐不免胸中故有覬覦殷浩被放任
物縱情家人不見其憂戚及至書空咄咄竟達空
械外恬內躁此亦不可謂之清涼也二公之於命
尚未了達矣

天地氣化有消息盈虛起伏成壞此理也亦數也
開闢而混沌混沌而開闢代謝循環有一定而不

易者混沌之久數應開闢無中忽有氣化一人焉以剖判二儀造起世界此必有主宰乎其間者是盤古氏之所爲出也此後帝王繇質而漸趣於文繇厚而漸流於薄皆氣數摩盪代降遁遷自然之機匪盡關人力矣洪荒帝王不能悉述姑紀其章章者

按春皇庖羲氏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

而生庖犧長頭脩目龜齒龍唇于時日月重輪山
明海靜調和八風以畫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庖
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
聖故曰庖犧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
炎帝神農始教民耒耜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神芝
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朱草蔓衍於街衢卿雲
蔚藹於叢薄嘗百草之味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神
而化之以其德超神妙功始稼穡故曰神農

軒轅黃帝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皇考定曆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泚河沉璧有澤馬群鳴山車滿野吹玉律正璇衡禽蚩尤討不庭天下大治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乃敗績說者謂軒后命當為帝故能教物物為之使訪道空同棲神玄扈采眞襄城具茨丹成鼎湖乘龍昇天為道家之祖也

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

意感遂生少昊此見竹書紀年又按王子年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夜織乘桴木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野遇白帝之子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並坐撫桐峰梓瑟彼此和歌乃生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時有五鳳集庭金鳴於山銀湧於地表聖德之瑞也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濵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

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及即位奇祥衆祉莫不總集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而生顓頊帝嚳氏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爲鄒氏屠氏鄒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遊於伊洛帝納以爲妃妃嘗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八神億兆流其神睿焉　帝嚳顓頊以

前帝王生多神靈亦多壽考其靈明變化之事拘曲者所不肯信殊不知此時氣化敦龎人亦淸虚鮮慾自然與後世薄俗不同也亦數使然也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黃帝寤而占之天下豈有風后力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軒后將相天告之矣

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堯幼時夢攀天而上堯爲帝群龍爲用故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也又堯生時有龍負圖而出其文要曰亦受天祐堯在位七十年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又有蓂莢生階應朔望開落

舜父使舜完廩火焚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皆

不能害堯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卒受帝命踐天子祚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洪水平功歸於舜堯將禪以天下乃潔齋修壇場於河洛五老游焉乃五星之精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為流星上入昴至受禪時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

爲檢赤土爲函泥以黄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閶色授帝舜

大禹受舜命治水登宛委山發陽明洞得赤珪如日白珪如月又中得金簡玉字之書悟百川之理又岣嶁之神稱玄夷使者告禹以治水之道九州疆理地平天成玄圭告功天命神祐之故號曰神禹

后稷之母姜嫄履大人跡姙而生稷怪而棄之隘

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母知其
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樹稼穡位至司馬稷名
棄

夏孔甲畋於萯山大風晦冥入於人家主人方乳
或占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聞
而取之曰苟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後子長折薪斧
斬其左足孔甲曰有疾命矣夫

湯夢昇天及天而舐之帝王之徵也詩云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此言湯受天之命也按湯父主癸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湯乃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沉壁退立黃魚雙踴黑鳥隨之止於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伐之檮杌之神見於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

伊尹生時其母夢人謂巳曰臼出水疾東走母顧明旦視臼出水即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神之告母爲尹也

鱉令死棄其尸於江逆流而上至成都而生見蜀望帝杜宇杜宇以爲相宇自以德不及令乃委國授之而去所謂鱉令流尸而帝蜀也

傅說胥靡而築傅巖之野殷高宗夢上帝賚予以良弼以相求之得之版築之所惟肖以爲相佐高

宗中興後說死爲列星今天文有傅說星帝賚而
弼高宗相畢而還歸帝所皆天命也
高宗時桑穀生朝反身修德七日而桑穀死上天
眷佑高宗而警之修德也
季歷之妃太任生文王昌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
有四乳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於昌戶昌拜而
受之其文曰姬昌蒼帝子亡又夢日月著其身又
鳳凰銜書呈告周當代殷

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知商命猶未改也武王
伐紂一戎衣而有天下知命已去商也孟津之師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此天意也
文王知天命者史謂西伯陰行善又云文王歸自
羑里乃爲王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自汚則
文王爲不知命矣史官之言誣也
文王有疾武王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
爲齡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

武王九十三而終

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論者謂雀文王受命魚烏武王受命之符又文王昌在襁褓之中聖瑞已見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欲因季歷以及昌也太伯非不聖智命在昌矣

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者非熊非羆霸王之輔
獵於渭水果得太公

太公爲灌壇令文王夢一女子向之而哭問之曰
吾龍女出嫁道經灌壇灌壇令有聖德吾不敢以
疾風暴雨過之故哭文王寤而召太公還望之剪
商興周食土青齊豈偶然哉

周公被三監流言居東迅雷疾風禾稼盡偃金縢
乃啓成王始悟天相元聖也非皇天動威王曷悟

焉
周人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後卒符其
數云
堯舜數宜官天下故生子而不肖禹數宜家天下
故生子而賢至商周而下遂世世子孫相傳亦數
也
叔虞母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
唐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因命之而封于唐

武王見箕子問以天道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皆天命也

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于夏帝之庭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

漦在櫝而藏之三代莫之敢發至周厲王之末發
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
漦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童女亂而遭之及笄
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謡
云檿弧箕服寔亾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
者宣王將使執而戮之夫婦道亾過後宮妾所棄
妖女子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
請入棄女子以其出于褒是爲褒姒幽王廢申后

立褒姒爲后申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弒幽王酈山下⿱幽土之禍自三代以前已胎之矣豈非數哉

孔子之父叔梁紇禱於尼山而生孔子大聖删述垂憲萬世亦嶽降之神也生而匈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齊襄公之難桓公爲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引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不死卒霸諸侯神靈助之也說者謂帶鉤掩身不過一寸微小難中

又滑澤銛靡偶而中之亦奇矣
晉文公之太子驩少子黑臀文公卒子襄公驩立
襄公卒子靈公夷皋立靈公侈民不附趙穿弒靈
公於桃園迎襄公幼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
公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
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黑臀在位七年
子景公孫厲公相繼立自黑臀至厲公三世矣厲
公弒國人逆周子立之是爲悼公悼公驩之孫也

楚恭王無冢嫡有寵子五人不知所立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中而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密埋璧於太史之庭使五子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璧之埋地五子何知或當或否數之默定也

楚令尹子文其母與人私而生子文棄之鄖澤虎爲乳之以爲異乃收養焉長爲令尹楚人謂養爲

穀謂虎爲於菟故以名子文

彭城郡古徐國也徐君宫人生一大卵卵棄於野徐

有犬名后倉銜歸温之卵開内有一兒有筋而無

骨後爲徐君號曰偃王爲政行仁義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文公

曰苟利於民亦孤之利也遂遷於繹五月而文公

卒君子曰知命

夜郎國有女子浣紗忽三節竹流入竹間中有號

聲剖竹視之得一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武略自立為夜郎王今其地有竹王神祠

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其後立趙孤是為文子岸賈之索兒相持必久兒在袴中必不堪竟無聲而得免又豈偶然

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夢天使與巳蘭曰余為伯儵

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文
公與之蘭而御之妾曰妾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
蘭乎遂生穆公

周靈王太子晉有盛德聰明博達年十五問師曠
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師曠對曰汝色赤
白汝聲清汝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
天汝愼無言禍將及汝其後太子果卒寔仙去也
是有定命焉師曠知之晉亦自知也

楚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昭王以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置之股肱可乎弗禜而死仲尼曰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死若可移不得爲定數周太史亦不知命矣

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巳有一人深目而豭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

豹以夢命爲牛因呼曰牛乃應曰唯豹將歸魯有寵而親之使爲豎後豹病豎牛將爲亂群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器叔孫遂餓死叔孫應死吉夢爲妖命也

鄭子産生執拳而出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

左傳穀子豐下叔興相之曰豐下者必有後後果然又魯酒薄而邯鄲圍鴟墮鼠而虞氏滅羊羹偏

而宋師敗皆有數存焉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果戰而
大敗
鄢陵之戰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
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
泥亦必死矣及戰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
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嗁聲而
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
氏矣及長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
氏之族遂滅羊舌族滅基於食我食我凶德占于
嗁聲叔姬可謂明智婦人矣
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官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官
有愛於已也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
御者之非從後呼車衛侯以爲有救危之義不之

羿也典官與驂乘愛主一耳或誅或否命不同也
晉公子重耳出亾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
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過曹僖負羈之妻曰吾
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乃饋盤飧寘璧焉
及鄭鄭文公不禮叔詹曰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
公子有三焉天其將建諸君其禮焉文公之霸智
者先知之矣楚子玉之欲殺不知天命者也楚子
曰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

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若莊王

可謂知天命矣

畢公高之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卜偃之言不爽

天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乃為金策

錫用此土而剪諸鶉首晉國大亂五世不安其後
將霸皆帝所告也
越方得歲吳子伐而敗之句踐足以滅吳霸越天
之所與果不可廢也
吳公孫聖對吳王夫差敗走不得火食後爲越兵
敗走入秦餘杭山飢餒拾生稻而食之王曰是公
孫聖所言不得火食也
句踐入吳子胥屢勸夫差殺之伯嚭必苦諫止雖

雖范蠡有謀伯嚭貴主要亦數也越得歲矣句踐歸國築城甫成而琅琊東武海中一山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以爲應天也將獻吳材則天生神木將習兵戰則猿公教術且子胥將死知越必入吳死而靈見曰越之滅吳天也吾安能止范蠡亦曰天以吳賜越越霸吳亾非人力也

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

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言之之暮而卒

趙簡子病而之帝所聞鈞天廣樂九奏萬儛有一熊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嘉之賜以二笥皆有副見兒在帝側屬以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簡子晉國且衰十世而亾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他日

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曰吾有欲謁于主君
簡子召之當道者令屏左右曰主君之病臣在帝
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
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
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
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
君之子將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
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

何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言訖遂不見無幾范中行氏作亂簡子滅之此射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保晉陽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遺襄子竹二節襄子齋三日剖竹有朱書曰無卹余霍太山陽侯天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

賜汝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鳥
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修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
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
再拜受三神之命其後遂滅智伯與韓魏共分其
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幷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祀
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當道者
之言無一不應帝遣之來告也成敗禍福悉上帝
所主宰乃有時而顯示明告靈爽赫然以是知英

雄豪傑竭力經營不過能得其命之所有不能得其命之所無

陳懿氏卜娶得繇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及陳厲公爲蔡所滅陳敬仲奔齊齊侯以爲卿辭桓公嘉之位比高

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弒簡公三世田
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遂有齊如卜者之言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召桑田
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獻麥公
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腹脹如廁陷而卒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
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余門公覺

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後六年晉滅虢

二帝三王之後厥有五霸五霸桓文爲烈乃孔子作尚書獨取秦誓一篇殿帝王之後說者謂仲尼知列國後當併爲秦秦且接帝王世代相傳之統仲尼於尚書末而收秦誓寓意深矣此言良亦有理仲尼亦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六國之爲秦也天數定矣詎以孔子之聖而不知耶

秦紿楚懷王入秦遂客死於秦至楚王負芻竟為

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歌曰楚雖三戶亾秦必楚

後項氏卒立楚懷王孫心而滅秦百姓之歌即為

先讖

秦滅六國而自王秦乃為呂六國未滅嬴氏先亾

司馬氏篡魏而自王馬乃為牛江左而後司馬氏

遂不祀唐太宗殲建成元吉天遂生武氏誅太宗

子孫略盡梁武帝滅東昏和帝天遂生侯景殺武

帝子孫咯盡宋太宗斬太祖之後理宗而下還歸
太祖太祖欺柴氏孤寡子孫孤寡亦委命於元人
天數之默定乃人之業報取之數定於天寔招之
人也天曷故焉楚雖三戶亾秦必楚此出人心之
公人心之公天意則從之故知命者天之所定天
亦不得而自主也
秦始皇見圖讖曰亾秦者胡也遂北築長城以防
胡卒之亾秦者二世胡亥也有人邪金握天鏡邪

金出軫握命孔符當始皇時漢高符命已見圖籙
始皇不能知也至于鎬池降神山鬼獻璧而猶不
悟悲夫
漢高帝母曰劉媪嘗息太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
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帝生而隆準龍顔美鬚左
股有七十二黑子嘗從徒驪山斬大澤之蛇有老
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爲赤帝子所殺注白帝子
秦也赤帝子漢也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東遊

以厭之高祖之氣也嘗隱於芒碭山澤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嘗有五色雲氣輒得其處范增謂項羽曰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勿失既知其天子氣又豈可殺乎增亦愚矣子房曰沛公天授讖出增上豈不遠哉

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蕭何感昴宿樊噲感狼星東方朔感歲星皆受天瑞相而生不凡人也

圯上黃石老人與子房三期卒授之素書天命留
侯滅楚與漢功成仙去良亦不偶也
漢文帝母薄姬高祖召欲幸之對曰昨夢青龍據
妾胸上曰我是也是貴徵吾爲爾成之一御而生
文帝
景帝坐崇方閣上有丹霞起赤龍盤棟間使王夫
人居之旼崇方閣爲猗蘭殿得幸有娠夢日入懷
景帝亦夢高祖謂巳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爲彘及

生因名焉是爲武帝

文帝嘗夢欲昇天不得有黃頭郎者從後推之乃得升後見鄧通絕類夢中所見遂愛幸之或相通法應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於是許通自鑄錢徧天下至景帝時被收卒餓而死人又相周亞夫餓死後下獄憤惋不食而卒通以天子富之亞夫身爲大將而皆不免餓死命其可逃哉

滕公掘地得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

滕公塋此室公死竟塋其地數乃定于三千年之
前耶非至人誰能爲
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婢衛媼通生青在建
章宫時有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得免
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軍吏戰數有功
遂至大將軍封萬戶侯嗟乎子文相楚衛青侯漢
皆出婬人私生子此造物之不可知者
漢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母臧氏生一男兩

女其一女即后也后少孤始嫁與金王孫生一男矣相工姚翁見后曰天下貴人也當生天子母乃奪后歸納太子宮得幸有身夢日入懷後生武帝竇太后弟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主人至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上書自陳后言于帝景帝召見

問其故果是立拜廣國爲章武侯
獄吏田甲辱韓安國安國後卒善遇甲灞陵尉呵
止李廣廣竟斬尉田甲遇安國而生尉遇廣而死
皆命也
司馬季主知賈誼祿壽不永後遷長沙鵩鳥入室
作賦自傷竟卒
武帝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
爲其下當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一女

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上令開其手數十人擘之莫能舒上于是自披其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居鉤弋宮有孕十四月而產子是爲昭帝上以尭十四月而生號其宮曰尭母門

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後明帝時竺法蘭至追問之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是天地間之一大數也

宣帝生時有虫食葉曰公孫病已立昭帝元鳳二

年泰山有大石自起立博士眭孟占之曰泰山岱
宗王者禪代之處將有姓公孫名病已者從白衣
爲天子後宣帝果起民間即位
丞相黄霸故爲陽夏遊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
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
爲封侯者夫人次公問之乃其傍里人巫家子也
即娶以爲妻其後次公位至丞相封爲列侯
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

趙王趙王未娶又斃相者謂正君父穉君曰貴爲
天子母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
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
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
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天下母豈他人所
得偶之乎宜其未行而並死也
光武父欽初爲濟陽令有武帝行宮光武將生欽
以令室卑濕開宮後殿居之生時有赤光照室中

盡明如畫欽異之使卜者王長孫卜之長孫曰此
大吉事無多言初元帝之世有鳳皇下濟陽宮王
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舂陵城郭鬱鬱葱
葱知爲天子氣也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占
者謂泉字爲白水眞人道士西門君惠云劉秀當
爲天子帝王受命嘉祥畢集異人先知乃有欲更
名以應圖讖者不亦愚乎
光武曰吾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而心中動悸焉

異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遂與諸將議

上尊號

光武渡滹沱王霸詭言冰堅可渡比師到河河冰

果合遂濟天祚興王何其於赫昭灼哉

子陵光武故人帝欲官子陵子陵不屈千古高之

觀子陵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則知三

台四輔北斗尚書閒固無狂奴矣漢包六合獨作

冥鴻以一布衣而客于天子良亦偉哉或數應隱

逸子陵蚤知之也其後有詆天子之故人不自知其福薄而強覓一官朝拜命而夕告殂者不知命甚矣李泌欲一動天文竟酬其志要亦命乎

馮衍字敬通幼有奇才以事得罪於光武解職西歸閉門自保居嘗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嘗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居貧年老卒

於家光武英明諸賢雲合景附益嬰珪組榮竹素而敬通獨寂寂以死豈非命哉然敬通此言亦可謂能安命遂志矣

公孫述起益都夢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輝述以爲符瑞自立爲天子建元曰龍興元年至十二年漢滅之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窮巷時越巂太
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群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
才奈何屈千里之足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
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吾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
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
之春秋夕則逍遥内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
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
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

知世之有人巳之有軀雖漸離擊筑旁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況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言近之矣

佛法向未入中國至漢明帝夜夢金人傅毅上奏蔡愔西去騰蘭東來而大法始流於震旦又自孫權立國康會入吳舍利騰光神迹表瑞而法雲亦徧於中華皆大數也

趙岐字邠卿年三十許有重疾遺令勑兒子曰大

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
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
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又先自爲壽
藏圖季札子産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圖已像居
主位皆爲讃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
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
便掩若岐亦可謂達生者哉岐初名嘉
仲長統字公理作樂志論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

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
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
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
酒殽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
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于
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
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逍遙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

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仲生此言蟬蛻塵坌鴻冥寥廓讀而味之使人心地清涼庶幾乎性命之學矣

虞翻字仲翔放棄南海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巳者足以不恨仲翔疏直崛強人也吳孫權號英雄能用名士東吳之彥頗稱濟濟而仲翔獨以疏狂酒過坐被流放豈非命哉然佗

傺無聊至云死取青蠅爲吊客亦可謂不知命而
足悲矣故當爲臺孝威井大春輩所笑

鄭玄以明經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
送迎玄乃以病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
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
當終有頃寢疾卒讖有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
蛇賢人嗟指此也

東漢之季天下將亂黨錮諸公欲以危言激論扶

翼國祚力必不能徒爲家族之禍無補社稷之危知天下大數者惟有龍蟠鳳逸谷飲嵓棲而已邴根矩管幼安申屠蟠其最高者也次之則婆娑人世遨遊公卿迹近心遐行超言實庶幾乎猶龍之標悔吝不及郭林宗其人是也元禮孟博輩昧漢鹿之已奔忘瞻烏之誰止以一木而支大厦取杯土而塞孟津巳屬不智至欲棹寸舌而扶九鼎之危挾空言而弭四海之亂非惟不知天命亦豈知

所以修人事者哉

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也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占夢者云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舐之斯皆聖王之占吉不可言後果爲皇后

靈帝王美人姙娠畏何后服藥欲除之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遂舉一子是爲獻帝崔仁冀一僕射胎尚非藥物所能殺何況帝王哉

昭烈生於樓桑村門前一大桑樹垂如羽葆帝幼
常嬉戲其下心殊自負謂群兒曰俟吾爲帝王以
此爲寶蓋父兄掩其口曰勿妄言滅吾門帝所乘
馬名曰的盧兵敗走臨檀溪追騎且逼帝曰的盧
何不囫力溪水深廣一躍而過
孫堅毋夫人懷堅時夢腸出繞閶門文臺亦一時
之傑長沙肇迹寔啓吳疆固宜不凡若爾
孔明上表出師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巳至于成

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後卒隕於五丈原大功竟不就人以爲語讖云諺有之天命歸漢王郎假之而有餘天命去漢孔明留之而不足信哉

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有人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無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曹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

已而曹爽果見殺
劉虞仁德長者衆推虞爲帝虞固辭至欲奔匈奴
以自絶後爲公孫瓚所獲盛暑暴之烈日中曰三
日內天若降雨救公即不復殺經三日無雨乃殺
之孔明困司馬懿褒斜谷中以火焚之不得出父
子相抱而哭天降大雨救之得免嗚呼劉虞長者
造物坐視而不救司馬懿奸雄皇天降雨而脫災
皆命也

孫堅吳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後又夢日入其懷乃生權堅母夢腸出繞閶門生堅皆極貴之象也

又孫堅母夢一童女負之繞閶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卜人曰童女太白之精也

曹操相司馬懿狼頭又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謂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後與師

昭相次當國竟移魏鼎
吳孫休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後太
子不得立休遂為帝至孫皓吳亾
橋玄見曹操曰天下方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安
之者其在君乎孫堅母夢腸出繞閶門遂生堅漢
祚既終天下大數應屬三分無論昭烈皇室之冑
上天眷命卽割據奸雄亦受命於天如操屢瀕危
亾皆倖而得脫豈非數哉橋玄能知操卒定天下

其識鑒朗矣以操之奸而受命戡定此則天心之不可知者

管輅卜何晏鄧颺不得令終後皆驗輅弟辰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頻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脫一絲布袍與一少年顧之甚厚後遭王敦之難乃此人行刑嘗入廁

欲作法攘禍爲人見而破壞定數之不可逃也如
此

何晏問管輅曰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
之不去有何意輅曰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青蠅好
臭而氣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亾不可不思後果及
禍

何晏諸葛恪曹爽將受禍之前其家並有大怪陸
機之被害夢黑幰繞車皆數也至如張華明智覩

見中台星坼其子勸之避位乃尚云天道遠人道邇而不亟爲自全計豈非定數哉卽采其子之言急行避位亦未必能免也

陸機罵盧志爲鬼子禍已胎矣自遜抗至機三世爲將已犯道家所忌及出軍而旌旗鼓角連六十餘里自漢魏以來出師未有如此之盛寧不召禍哉將被收之日夢黑幰繞車以手撥之不開豈非數哉陸抗之誅步闡百口無少長俱盡則士衡之

禍陰報之不爽者也
吴未亾時恒有紫氣見牛斗間張司空華聞雷煥
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煥曰惟斗牛之間有異
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華乃以煥爲豐城令
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劒其夕
斗牛間氣不復見煥乃留其一以一進于司空劒
至光曜煒曄煥若電發後華遇害劒飛入襄城水
中煥亾畀其子恒以自隨後其子過延津劒忽躍

入水與前劒合化爲二龍飛去亦數也

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于野烏銜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爲神而收之及壯使兵閒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

北夷槖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有氣大如鷄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産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置馬闌中欲使馬踐殺之

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
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
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鱉
浮爲橋東明得濟魚鱉解散追兵不得度因都王
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夷狄醜類受命爲君長
造物且佑助之若此況中國帝王卿相乎
秦主符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
爲龍問在何所洛城東蒲符氏故姓也東海符堅

所封也堅時爲龍驤將軍其第在洛陽之東此堅
王秦兆也符生乃殺侍中魚遵
師子祖師已得道其師謂之曰汝尚須償人宿債
後入罽賓國其王奉佛愛女夭死瞋佛不祐見尊
者曰師已得性空未師曰已得王曰旣得性空盍
施我頭師曰四大不惜何況一頭遂斬之白乳涌
高數尺
世高安息國王子也讓國出家適廣州路逢一少

年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略無懼色少年殺之已而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又往會稽還宿債乃入道

竺法慧聞征西庾穉恭鎭襄陽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謂弟子曰吾宿對尋至庾果收而刑之臨死語人曰吾死後天當暴雨果然

元珪禪師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

滅定業故金鎗馬麥之報雖迦文不能免也

王子年在長安釋道安疾急使謂子年曰世故方殷可以同行矣子年曰師先行吾負債於人未果去適姚萇與符堅相持問子年曰吾得殺符堅定天下否子年曰畧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畧之有遂斬之其後有人見子年西歸寔不死萇子典字子畧方殺堅定天下畧得之謂也嗟乎負債于人償人之死雖性空如師子神靈如子年而亦不

能免釋氏所謂定業也定業卽定命也
郭景純於永嘉中海内將亂因筮國運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族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後五胡亂華果應然景純卒不能免禍數也
庾翼幼時嘗令郭璞筮皇室及身命卦成曰立始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改號建元帝崩後改元永和翼卒建元立始也永和長順也丘山康帝名其應如此

晉末讖云晉氏祚盡昌明後簡文帝名昌明或言
之而簡文大悔恨晉遂亾
咸和三年劉曜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
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以下議之太史
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
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丹脣不言事之畢
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服於人也
履迹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

秦兵必暴起亾主喪師　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
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後果敗於石勒
晉元帝諱睿字景文世祖咸寧二年生于洛陽初
誕有神光照室一室盡明所藉藁始刈
太傅謝安夢乘車行路遇白鷄而止酉年安卒
符堅時正月太史奏曰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
德智人入輔中國堅聞鳩摩羅什在龜茲國遂遣
將呂光伐之以取羅什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

運衰矣當有勁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
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獲羅什送與堅會堅已
爲姚萇所害光遂竊位號關外光卒子紹襲位光
庶子纂殺紹自立纂與羅什博戲曰斮胡奴頭什
曰不能斮胡奴頭胡奴將斮人頭纂不悟光弟保
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方驗什言
符堅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于西門豹祠其夜夢
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自天燭

其庭堅背有赤文隱隱成字曰草付臣土王咸陽故其祖蒲洪改姓符氏而名之曰堅

符堅攻燕封孚問申胤曰事將何如曰燕必亾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燕之復建不過一紀後燕果滅秦

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巳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以翼搏天閽者以杖擊之因墮地折其左翼其後都督八州潛有異志每思折翅之

夢自抑而止蘇峻之亂按兵坐視不救王室溫嶠强之而行觀士行如此舉止故非純臣若不以夢自抑亦一玄峻而已人有定數若是奈何妄生異心哉奸雄不安義命往往無成卒亾九族爲萬世笑不可不戒也

王導夢人以百萬錢買其子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掩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悅竟卒

石勒微時畊田耳中嘗聞絲竹之聲以告其母母曰汝作勞耳鳴爾好雄巨盜得志一時南面稱孤故亦非偶

石勒時佛澄圖知石勒當畧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又聞寺鈴鳴知明旦食時擒鮮卑賊段波又聽相輪鈴音知勒必擒劉曜又知石葱叛又聽鈴聲知國有大喪七月石勒死又知太子兒小阿彌病必死遇麻襦與論數百年事麻襦謂石虎陛下當終

一柱殿皆人之定數異人能前知之也虎嘗晝卧夢群羊負魚從東北來既寤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慕容氏果都之後石虎爲冉閔投虎尸於漳河尸倚橋一柱不移麻襦所謂終一柱殿也

魏宣武靈皇后胡氏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相者云賢女有大貴之表當爲天下母生天下主後宣武納之生明帝爲太后

魏孝昭時淸河崔羅什遇鬼女劉夫人臨别贈以
玉環約十年相逢後果歴十年而卒
魏道武母賀氏遊於雲澤旣而寢息夢日出室内
寤而見光屬天欻然有感遂生道武于參合陂北
其夜復有光明
宣武母宗高夫人初夢爲日邊所逐避于牀下日
化爲龍繞巳數匝驚悸而寤生宣武於平城宫
陶淵明棄彭澤令歸賦詩飲酒以樂天年其歸去

來辭末云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又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可謂知命君子矣

周犨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憐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錢可以借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路逢夫妻兩人來寄宿車下妻夜生子問名于其夫夫曰生車間可名車子從是

犨所向失利貧困如初人命當貧困帝與司命皆
莫可如何逃而卒與數合達者弗逃矣

北周主宇文泰母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
不至而止寤以告其父肱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
後果爲大丞相

宋武帝劉裕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甘
露降於墓樹父以帝生有奇異名爲奇奴父母並
亾養於舅氏改爲寄奴一日夜行見旌旗燈火導

從如王者見寄奴來避息大樹下寄奴引弓射之
儵然而散詰朝入林中見兩青衣擣藥問之青衣
曰吾主蛇王夜來出遊爲劉寄奴所射傷合藥傅
瘡耳曰何不遂殺此人青衣曰寄奴王者不死
劉裕入酒家飲醉臥地司徒王謐與門生同行亦
至酒家門生入取酒見五采如蛟龍狀驚而以白
謐謐戒使勿言而陰厚結納武帝又甞遊京口竹
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寺僧悉見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從命斬之其夜夢有一女子罵曰汝悖逆明年不熟矣明年果被弒

宋太后崩數日廢帝子業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神人兒子雖多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

劉穆之初夢與宋高祖裕汎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峰崿竦秀意甚悦之後竟爲裕佐命元勳云

求那跋摩罽賓國人至闍婆國初未至前一日闍婆王母夜夢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跋摩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絶今果王遂受戒

曇摩密多罽賓人至龜兹未到一日王夢神告曰
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旦卽勑外司
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至王請入宮
遂從禀戒久之密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
王去矣其去其畱皆有數焉莫之能爲也
釋濵顧神相宗慤沈慶之徵時請顧相曰宗君應
爲三州刺史沈公當位極三公宋太祖聞而取一
因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顧相之顧指因曰

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指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貴耶帝大異之

齊高帝夢屐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子後及崔慧景之亂長沙宣武王懿入援至越城夢乘龍飛半天而墜帝所馭化為赤龍騰空獨上一宿衛士見帝身畔有六龍私謂人曰蕭雍州必為天子

梁武帝生而有異光日角龍顏舌文八字項有浮

光身映日無影小時能蹈空而行有文在左手曰武行經牛渚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貴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

庚黔婁至孝父病危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聞空中曰徵君壽盡命不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耳天神業已感格孝子而壽數竟不可易可易則非定命矣

劉伯龍少貧長歷尚書左丞武陵太守貧寠尤甚將令家人稍營什一之利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有命乃爲此鬼所笑嗚呼世人不能安命非分妄求爲鬼笑者多矣

釋寶誌齊武帝常于華林園召之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鎭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

節晉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悟誌言而登之烏竟不飛謂無人而返卒以免難

梁簡文之生誌謂武帝曰此子與寃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鴈門卒亂梁室誅蕭氏略盡此豈非定數哉至人早知之矣

或云侯景卽東昏侯後身也景之叛降舉朝以爲不可受武帝英明愎衆諫而納之遂爲戎首豈非

數哉
通公道人宴於侯景座上取肉搵鹽以進於景景曰太鹹通曰不鹹則爛及景被誅梟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尸於建康市百姓爭食其肉
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大臣弈帝忽云殺却左右誤以爲命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曰師道德既高何爲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爲蚓老僧鉏地誤斫其頭今日所以報也以誤而殺以誤而

報嗚呼嚴哉悟達國師之寃業卒得解釋則以十
代戒德足爲定業報償非倖免也
武帝嘗夢中原牧守以地來降曰吾爲人少夢昨
夜感此良足慰懷及景歸附帝欣然納之數也
梁時吳興童謠云王氣出三餘吳興有餘干山餘
曁溪餘漁浦生陳武帝霸先武帝受禪之日有直
閣吏史溥夢有人朱衣執玉簡自天而降簡上金
字書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自武帝至廢帝五主

共三十四年而亾

簡文帝爲侯景所幽夜夢吞土舍人殷不害曰昔晉重耳餽塊卒返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後王偉王修彭雋醉帝以土囊壓帝口而崩

吳興郡有項羽廟相傳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升坐孔季恭爲守居之無恙後泰始初蕭惠明亦守是邦設筵接賔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尋不見惠明遂患背瘡而卒蕭琛惠明

從子也亦爲守居廳事聞空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其神主竟不能爲害人各有命焉

隋文帝龍顔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周文帝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世間人定州城門久閉不行齊文宣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文宣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啓之及文帝除總管至而開之莫不驚異來和謂文帝曰公眼如曙星

無所不照當王天下周天元忌帝位望隆重備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返是日卽殂天贊堅矣檀特師周文時忽著一布帽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帽左右又問曰汝亦著王亦著也尋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應如此陸法和書壁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

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
年說者以遠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自武成
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僧知顗陳時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欲拂
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僧道遂生大師



鴻苞集卷之二十四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宋之獻彥叔校

知命篇上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飛輒斷生三歲戲於文帝前曰是兒極貴共破吾家

隋煬帝時望氣者云龍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煬帝數遊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下及煬帝時有謠云楊花落地歸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楊氏滅李氏滅天數非人力也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汝慎毋從行帝此行必不返後帝果于江都遇害

煬帝恍惚遇陳后主責其嬉放復爲詩譏其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后主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又妃慶兒夢帝遊第十院殿上火發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後被弑正居第十院死火中又一夕起觀玄象召問太史令袁充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

唐高祖仕隋爲殿內少監尚食奉御郭弘道善相言於高祖曰公天中伏犀下接于眉此非人臣之

相後爲太原留守鎮并州武士彠詣見嘗于街内獨行聞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後起兵太原有紫雲如華蓋樓閣之形正臨高祖之上

隋高祖夢洪水没都意惡之故遷都大興會有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内姓李者李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人三十二人殺之不知洪水乃唐高祖諱淵也

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謂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名太宗曰世民太宗所居處有紫雲當其上俄變爲五色狀如飛龍後夜于嘉猷門見神人長數丈呼太宗曰我當令汝爲天子太宗再拜忽不見

高祖將舉義師西入長安夜夢忽身死墜於牀下

爲群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胥滿禪師密語之
滿即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曰何謂也滿曰人
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死是斃也墜牀是下
也蛆趨附也群蛆共食是億兆趨附至尊之象也
甚吉又曰貧道爲沙彌時嘗工易卜爲卦占之卦
成得乾飛龍在天是又帝王之徵也晉文公夢楚
子伏已而盬其腦高祖夢死墜牀下而群蛆食皆
大不祥而得舅犯智滿占爲大吉天故假口於二

子之靈矣

太宗嘗飲于劉文靖家醉臥文靖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太宗睡覺謂文靖云醉中渴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靖視其體猶濕也

太宗六月定内難立爲皇太子先是有方士喬伏仁見建成元吉俱有爭心謂所親曰秦王上應天籙當爲元君此二人乃驅除耳時太史亦奏云太

白入南斗秦王得天下其鋒不可當皇天眷命豈人所能力爭哉

李靖微時嘗遇龍母使之行雨臨別贈以兩奴一奴儀貌和悅一奴憤氣勃然靖取憤怒者其後爲大將功蓋天下而終不登相位

耿詢造渾儀成進之帝召太史令袁充少府監何稠等檢驗三辰度數毫釐不差帝甚嘉之賜物一百段欲用爲太史令詢聞之笑曰詢故未應得此

官六十四五知知不免矣若得太史令即命終後宇文化及弑逆詢爲太史令詢知化及無成謀欲歸唐事覺被害時年六十五詢既知之而復爲太史令何也

自尼父之生有文在胸曰制作定世符其後文人多有符瑞劉向致太乙老人下而觀卯金之子楊雄夢口吐白鳳徐陵少遇寶誌公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羅含夢大鳥江淹夢筆生花蕭穎士

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手自裁錦因此文思大進杜甫故天上文星典吏李白夢長庚星而生又夢筆頭生花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人問陸澄澄曰此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故知文章之士亦命生也

隋末有書生貧居隣官庫因穴而入其内有錢數萬貫遂欲盗取有金甲神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至一鐵

冶所有鍛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而煅書生
乘間拜之乞錢五百貫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
得錢侮我耳書生曰若能哀愍第賜一帖足矣公
笑而勉書帖與之書生持至庫中復見金甲神覽
而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命書生取錢止于五百
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定天下請歸鄉里勑賜
錢一庫閱簿缺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
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也人世阿堵各有分

限若此妄求者可已矣

王顒與文皇有布衣之舊召其三子並受五品官顒獨不及曰卿無貴骨非爲卿惜也顒曰朝貴夕死足矣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墨左右試置紙于前乃亂畫滿紙角邊盡處成草書勑字太宗遽命焚之不許傳外

李淳風謂太宗曰宼家已入陛下宮中禍已成矣

其後誅陛下子孫略盡帝欲求而殺之淳風曰自
此以後度其人已老若殺之而天復生少壯者陛
下子孫益無噍類矣蓋指則天后武氏也
婁師德爲揚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爲尉共見張冏
藏冏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惟取錢多官
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後馮爲浚儀尉多肆貪
虐巡察以爲彊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爲
清彊監察婁竟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匱

豈非命哉
袁天綱挾奇術隋大業間竇軌以貧苦問命曰公
頟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叉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
貴為聖朝良佐當於梁益二州大振功名後果然
又相岑文本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
於海內頭有生角三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
稱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
卒李審素與房玄齡同見天綱先相李云五品未

見若六品以下清要官有之次相房曰此人大富貴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後房公爲宰相李爲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天綱言命房贈五品官李嶠母憂嶠不壽以問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苦不永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爲戚畱與嶠同榻嶠臥無喘息出入息乃在耳中遂起賀母曰郎君大貴壽是龜息也貴而且壽特不富耳後果如其言拜相而家常貧帝幸嶠宅見其卧青絁帳帝曰相國如

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𭶑寢其中達旦不安信乎命有分限也

袁天綱子客師嘗渡江叩舟而言曰舟中人鼻氣皆黑不可以濟俄而有一男子跛足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果大起幾覆而免跛男子是婁師德一貴人不惟自免并免一舟何也

貞觀中張寶藏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歎曰張

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酒肉醉飽亦可悲矣忽
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歎也言訖不
見到京師時太宗苦痢氣衆醫不效下詔有能療
此疾者重賞之時寶藏曾困此疾即具疏以乳煎
蓽撥方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
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
蓽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
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

知文武二吏上怒曰療宰相病不妨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武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毛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凶德殘唐荼毒士庶故亦受天之命其不凡如此唐秘記云唐三世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武后誅戮皇宗一宗子繫大理當死歎曰既不免

刑馬用污刀鋸夜中以衣領自縊死及曉而蘇遂
言笑飲食如故曰始死冥官怒之曰爾合戮死何
爲自來速還受爾刑宗子問故官示以冥簿云前
世殺人今宜償對數日就戮神色不變余謂定命
必本宿業以此不然命何由而定哉
張易之大起第宅僭萬迴指曰將作人莫悟其故
及易之伏誅以其第爲將作監嘗謂韋庶人安樂
公主曰三郎斫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嫣之不

悟爲玄宗所誅也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曜等同謁迴見帝以杖將同往者驅出反扃其戸撫帝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自愛已後吾卽不知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益傾心翼戴焉睿宗在藩邸時迴在道上高聲曰天子來又曰聖人來

劉禹錫曰宦不前定何名眞宰乎永嶶中盧齊卿暴亾及蘇云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爲宰相吏

日天曹符已下日數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
日既而文融果拜相百日而罷
僧伽大師示寂於長安薦福寺中宗令即於本處
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起臭氣滿長安中宗問
曰是何祥也近臣對曰僧伽大師化緣在泗州恐
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心許頃刻之間香
氣郁烈緣在淮泗故也
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

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爲宰
相霍已官郎中狄欲中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
史中丞凡兩度承上旨皆忘後則天又問之狄公倉
卒無以應命惟記得霍獻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
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薦公乃知命
也嗟乎世有褊夫心懷報復計卒得行者要亦斯
人命數宜然天特假手報復者矣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今六

十日内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
後更有官職復還故位壽將百歲終以餓死經六
十日果得罪流於南海血痢百日至困不死會赦
得歸渡海遇浪同船人並死崔公獨抱一板隨波
上下漂泊洲渚板釘入脅痛楚待盡忽遇一舟來
救之得免間關行乞僅達京師從赤尉至御史自
御史得郎官累遷至中書侍郎九十九矣子姪並
死惟獨一身病卧在牀顧令奴婢取飯粥奴婢欺

之背笑而不動乃感憤不食數日而死

上官昭容母夢人遺巳大秤占者曰當生貴子秉

國權衡後生昭容中宗朝果位妃侍宰制稱量國

政

中宗夢白烏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僧萬

回問之回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蘇味道三度合得三品並辭之則天問其故對曰

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十三年中書侍郎平章事不

登三品後出爲益州長史敕賜紫綬至州日衣紫
其夜暴卒貴至平章猶限品級人命安能越一步
奉御田預理卜者奚三兒病極至心三兒病愈德
之曰公旣與某盡心治病某亦與公盡心定貴賤
旣自夕達曉乃命紙記一生官祿作橋陵丞二十
四年任奉御時未有橋陵丞官田詰之三兒曰但
至時自有此官及睿宗崩田果任橋陵丞後爲奉
御二十四年而卒橋陵睿宗葬地也

肅宗初生含涼殿則天乃於殿內造佛氏有玉像焉及長閒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爲天子爲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跡成天字上懼遽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黃金爲蝸形分置於釋道像前

玄宗兼潞州別駕州境有黃龍白日昇天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景隆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廳事假寢白鶴觀道士宋大辨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案

上所居里名隆慶韋庶人稱制改元又爲唐隆皆
符御名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豫州
鼎銘文曰犧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禹乘
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玄降祉方建隆基隆基
玄宗御名也受命之符鼎銘先見矣
張文瓘少時曾有人相之云當爲相然不得堂飯食
及在相位每升堂飲食即復霍亂脹痛每日惟進
一椀漿水粥後數年因犯堂食一頓其夜便卒

袁嘉祚爲滑州別駕在任清苦自言於蕭令二相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踪跡何乃躁求袁慙而退因于路旁樹下休息有二黄衣人見而笑之袁問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數月間並家破公當斷其罪袁驚再問之忽然不見數日勑除嘉祚刑部郎中二相被收果爲袁公所斷

明皇在府之日與絳州刺史宋宣遠兄惲有舊及登極後嘗遊之欲用爲官惲自知命薄隱匿外州

緣親老歸侍上聞召而官之力辭曰若與慱官是速徵命後除右贊善大夫至夜卒
張守珪曾有人錄其一生官祿十八任皆如其言及爲括州刺史疾甚猶謂人曰某當爲涼州都督必應未死後竟卒詔贈涼州都督
張嘉貞未遇時曾就一老人卜老人乃黏紙兩卷具錄官祿從始至末仍封令勿開每官滿即開看之果皆相當後至宰相定州刺史病重將死乃云

吾猶有一卷官祿未開豈能卽死今旣困矣試令
開視乃一卷内並書空字張果卒矣
釋道宣母娠而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云汝所
娠者卽梁朝僧祐律師宜令出家出家護法神告
曰彼淸官村故淨業寺地當寶勢道可習成聞斯
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若舟定時有群龍禮謁
杜子美幼遇神人云汝本文星典史謫爲唐文人
授以上帝符冊雲誥金字云詩王本在陳芳國九

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前懷之而入葱
肆後又遇神人云何故穢我令子文而不貴
李太白知遇玄宗立奏辭賦天子調羮貴妃捧硯
玄宗相之曰此人福薄後果流落不偶以死
杜甫客蜀依嚴武數忤武武鷙狠人也便欲而戮
之親出行刑冠纓掛於簾鉤者三不得出太夫人
知之急奔救乃獲免甫後至耒陽令餉以酒脯甚
厚大醉一夕腹脹而卒武人行其凶德以簾鉤獲

免一生恒飢其卒也乃以飽死豈非命哉

僧義福相兵部侍郎張均謂房琯曰張公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公必爲中興名臣及祿山之亂張均受僞官被誅房琯翊賛兩朝竟立大節

房琯遇眞人邢和璞同至一廢佛堂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爲永禪師後身和璞曰君没之時必因食魚膾旣圽之

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殁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謫於閬州寄于楚之紫極宮臥疾數日太守忽具膾邀房於郡齋食竟而歸暴卒太守果以梓木爲棺殮公

梁寶誌公知逆胡亂唐事乃作讖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被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亾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祿山之亂果正月敗亾

鄭虔開元中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自言能知未
來事虔曰若然君何不蚤爲進取相如曰某來歲
方合成名所以不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吾之後事
可得聞乎相如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
五年大盜起幽薊此時君當被玷汚能赤誠向國
可得遷謫不爾非所料矣開元又五年改元天寶
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僞署虔水部郎中乃
思相如之言佯中風潛有章疏上靈武東京平肅

宗令三司按受逆命者罪處以心不附賊貶溫州司戶而卒

肅宗初爲皇太子知安祿山有異志恐危社稷精誠祈夢其夜夢故內侍普寂等二人畀一索覆以黃帕自天而下直至帝前素版丹書文字甚多寤而惟記四句云厥不云乎惟其惟時上天所保福祿不虧後卽位靈武有白雲紫雲之異又見彩雲浮空白鶴前引

英禪師居西京法海寺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
水陸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没後因循不行今
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如法修
設嵩釋從牢敢不知報英公尋指義濟得儀文以
歸卽修齋事至日暮向者異人偕十數輩來謝曰
弟子卽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白
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囚陰府
大夜冥冥無能救護今蒙吾師設齋衆等皆乘善

力將生人間故此此來謝宿業感報定命所由分西

教大法可以懺除如此哉

鄴侯李泌讀書衡山遇異人懶殘泌知其謫仙人也日夕候之甚恭問以一生事業初甚恚怒不顧久之乃曰不必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又泌母周氏幼時有異僧僧伽從泗上來見而奇之曰此女後當歸李氏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衣以紫衣當起家金紫為帝王師及生泌幼以神童

玄宗召見長而遇桐栢眞人羨門子安期生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乃可登眞脫屣耳

李泌自洛歸别墅偶入一宅其家妻子闔室出拜李公莫測問其故主人曰僕姓竇名廷芝中橋有卜者胡蘆生神人也因卜告某曰不出三年當有赤族之禍須覓黄中君方免問如何覓黄中君曰問鬼谷子問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供待備

至後祿山反肅宗收兩京刺史竇廷芝以受僞命
將族誅泌因具白其事肅宗大驚遽命赦之因問
黄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芝云不知而胡蘆生已卒
矣
胡蘆生又爲劉闢卜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州然
不得善終後闢從韋皋於蜀拜御史大夫軍司馬
卒以謀反誅
代宗時高僧法欽辭其師馬素而遊方請示所止

素曰乘流而行遇徑即止欽至山下問途于樵者曰此徑塢也欽遂結菴焉道法大振人之行止信乎其有數也

僧一行精大衍曆玄宗召入大內邢和璞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之後八百年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其差謬洛下閎下言信矣帝嘗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

吉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上始悟昭宗初
封吉王唐至昭宗而亡故云終吉
孟浩然詩才淸遠品格高亮一日過王維宅玄宗
忽幸其第倉卒不及避維以實對玄宗曰久聞此
人可令相見旣見命口誦近作浩然卽誦曰北闕
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帝
聞不才明主四字怒曰卿自不求仕朕何嘗棄汝
卽命放歸浩然平生之作亦多矣何獨誦不才明

主句轉喉觸忌與賈島吟詩定水精舍不知爲武宗微行而侮之同一不偶總之命也近時吳與鄒祓聘見　上拜起不能出一語　上心薄之出視巾幘一巨蝎在巾中齧其頂大痛楚故不能語異哉命固如此

崔相國圓少貧賤落拓家於江淮間表丈人李彥允爲刑部尚書崔公入京依焉彥允初不甚款遇蔑如也一夜李公夢身被桎梏爲兵仗擁入大府

署一紫衣人據案彥允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
乞哀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甚駭異語于夫
人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無應乎自此優禮日加
崔公將出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兒
女悉坐崔公感恩問故李公笑而不答遂起夫人
因謂曰賢丈人昨有異夢郎君必貴它日丈人有
難事在郎君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後
安祿山反玄宗播遷崔公由節度使拜相京城尅

復脅從僞官陳希烈等並被誅夷彥允在數中崔公爲中書令詳決之彥允呼曰相公記昔年之夢否崔公頷之遂判收禁具表其事因請以官贖彥允之罪肅宗許之特詔免死流嶺外嗟乎人之休咎禍福造物預定如此諸人並見誅夷而彥允獨以豫夢結納崔圓得免亦以其命應得免耳不然何他人都無此夢哉余觀李泌之於廷芝崔圓之於彥允二公並得伸其志意明主可以情求故見

唐時宰相得君之專前代法綱之疎也

唐時李源京洛人父愷死安祿山之難源悲憤不仕不娶居惠林寺者三十年與僧圓澤友善相約遊蜀中峨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絶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嘿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甕而汲圓澤曰此吾託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數當為之子孕

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產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時公當臨視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當與公相見于杭州天竺寺源悲悔至暮澤亡而婦產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軒渠而笑十三年自洛適杭赴其約至葛洪嶺畔見一牧童髽髻騎牛歌竹枝隔水呼源覸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遂拂袖入煙霞而去澤一性烱然

欛柄在手至于定數迄不能逃也
羅公遠逝後寄玄宗蜀當歸言幸蜀也亦事後方
悟未來之難至人先知以其豫定故可先知也
李藩嘗漂寓東洛妻即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未
有名宦多寄託崔氏待之稍不以禮欲挈家居揚
州去住不定中懷鬱悶時方患瘡痏同崔氏兄弟
往中橋叩胡蘆生生一見李公降堦肅迎執手曰
郎君大貴人也何問李曰某且老矣復貧病又欲

以家往數千里外何有如此此貴人也曰公在兩紗籠中豈㑹此厄李公詢紗籠之由終不復言後張建封鎮徐州奏落爲廵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建封不得爲宰相甚不快因令看諸判官有得爲宰相否徧覩云並無最後落至僧降階迎曰此判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不及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不得也方悟胡蘆生之言後落竟爲相

滎陽鄭生貧困就卜胡蘆生生曰此卦大吉七日内婚官皆達鄭自度無因而致不信生曰吾豈誑汝哉君明日晚自騎驢出永通門信驢而行二十里内的見其驗鄭生如其言信步行約二十里下驢驢忽驚走逐之入一莊中須臾聞莊内呼云驢踏破醬甕忽見鄭入求驢其家奴僕訴詈向暮門内語云莫辱衣冠郎主人母也遂延生入敘問則生之五從姑也一女新寡遂留婚鄭生亾夫亦姓鄭

選授江陰尉將赴任而卒成婚後遂令赴此官果

七日之内婚官並逢

肅宗時鄴城王叟家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嗇常

食粗糲充腸而已偶見一客方食盤飧頗盛叟問

卿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客云惟有本五千叟大

悟歸語其妻爲美飲食數日内夢神人責曰何得

妄食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發叟積餉軍焉

中書令河東裴光庭開元中居相位張景藏能言

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
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數日貶台州刺史
肅宗后章敬吳氏侍寢大魘吟呼若有痛者上呼
之良久乃醒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
長丈餘介金甲操劒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為子
自左脇劒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已也肅
宗檢之手燭下則若有綖而赤者遂生代宗
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先是楚州獻定國

寶十二鎮下方災難告太平
顏眞卿遇道人陶八八以碧霞丹餌之曰七十上
有厄又有師尼范氏能知人未來休咎預譚眞卿
勳位名節歷歷不爽七十已後不必苦問至使李
希烈迫脅將死歎曰范仲尼預告我矣數復何逃
盧杞仙官謫斥人也後至宰相劉平者善望氣見
安祿山常有銅頭鐵面鬼神護其前心始異之後
見盧杞來前有一二青衣童子爲導祿山身畔銅頭

鐵面者見二青衣至即四散驚竄劉平即知祿山
不終遂遁去盧杞爲謫仙位宰相其宿命固佳乃
爲權利所惑日恣凶狡自隕其命悲夫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鵬舉父嘗夢見一大碑云
是宰相名問有杜氏名否曰有任自看之視之記
得杜字下有鳥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爲鵬
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字當鳥傍而曳
脚也鵬舉子復名鴻漸果拜相名字亦前定矣況

官與壽乎

麴思明爲銓曹令史時趙冬曦任吏部尚書銓曹人吏例得各請一官思明久而獨無所請冬曦累問之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分未遇何以妄求選客三千餘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撓請思明來年始合于尚書下授一官冬曦曰來年應授何官思明請預書授官及地方月日俸

料泥封壁間一日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
昌縣爲昭應勑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計此豈思
明所能先知乎遂與思明注其縣官發壁驗之書
云來年某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爲昭應蒙注授其
官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大驚異之後凡有事
皆使問之莫不神驗由此觀之人之祿位地方誰
非前定特人不能預知耳只假尚書之筆萬古名
言也

釋義師者行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其簷禁之不止其人數知其神異禮而告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回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延燒惟師斧所截簷屋存焉

吳全素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年間寓居長安夜臥被白衣執簡人引至一大殿見衣緋人按事點名方悟身死因問當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忝履儒道年祿未終不合死判官曰冥官案

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全素曰審知年
數未盡合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郡戶籍到檢得
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年衣食亦
無官祿判官曰人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榮祿何
必却回旣去卽來徒須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
歸卽榮何況成名尚餘三載遂令引去後入場果
成名全素旣達定數笑別長安而去
李栖筠未達將赴選時揚州田山人頗有前知往

叩之答曰宣州溧陽尉李自負人地謂官不宜止此山人曰某亦未審可再叩楚州白鶴觀張尊師李公復遠叩之見一叟出曰田子饒舌郎君莫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陽尉曰否魏州館陶主簿然已後官位顯赫無介意於此及到京授溧陽尉李公驚異以爲張尊師之言不中數日勑出改注公館陶主簿乃知田張兩人相爲發明斯亦奇矣

僧智誓至衡嶽寺說法高朗聽者寥寥忽一老僧
振錫而入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
度無緣之人況師乎師與衆生無緣吾試爲爾結
緣遂問誓今有幾貲糧耶曰九衣而已老僧曰只
此可矣宜鬻之以爲行資至二十年到河北盛化
鄴中聽衆盈數千人焉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温善鼓琴嘗夜宿荀家觜
山月如晝思温攜琴臨水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

温問之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遭
難身没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
清越故來聽耳因謂思温曰君非太學諸生乎何
不求名祿而常爲王門伶人思温竦然曰受教且
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
君問之後二日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温往叟亦至
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
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絶然愼勿爲武職當有

大禍誌之誌之言訖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藝事謁韋南康南康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支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妻父嘗欲署思溫武職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南康遂補討擊使牒下不敢復辭而嘗懼禍至求為遠使竟不果劉闢反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為官軍所殺思溫既知後事若此灼然而竟不能力辭武職禍福之來果非人

所能逃免也

故殿中侍御史李稜貞元貳年擢第渾太師瑊鎮蒲津請稜爲管記從事稜曰某夙好藍田山水據使衙合得畿尉雖考秩淺如公勳望爲某奏請必諧矣渾遂表薦之德宗令中書計議當從渾奏稜聞桑道茂言事神中因往問焉茂曰從此二十年方合授此官今則不得稜未甚信月餘稜詣執政謂曰足下資歷淺未合入畿尉憑渾功高求僥倖

耳遂以格奏帝方留意萬機所請遂寢稜歸江南
果丁家艱後復嬰疾病約二十載以元和元年謁
選果注藍田縣尉人之官祿即年分遲速尚不能
轉移跬刻況欲妄干非分哉道茂知德宗奉天之
難匪獨燭生人休咎且鏡國運興衰其識亦卓矣
宰相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
于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令
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

人多所傲睨及琳至則言款甚洽彥莊異之琳既
出彥莊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先生一言向
者喬生一布衣耳何接遇之隆也生笑曰此固非
常人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覩之必報公向與之
言蓋爲公結歡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
處極位不滿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其志之
彥莊遂館琳數日厚與車馬遂至長安而申屠生
亦告去曰吾辱君惠顧今有以報矣琳後擢進士

第大曆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
有死者爲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劾治及琳至竟獲
免後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
後朱泚構逆琳方削髮爲僧泚知之逼受逆命泚
敗被誅

僧普滿於潞州佛舍中題詩云此水連涇水雙珠
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人莫能知及朱
泚作亂人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涇原兵亂

也雙珠者泚與滑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賊平也

崔清任藍田尉戶部侍郎楊炎貶道州司戶參軍自朝受責馳驛出城不得歸第夕次藍田炎謂清曰某出城時妻病綿惙聞某得罪事情可知欲奉煩爲申辭疾請假一日發一急足附書寬兩處相憂以候其來耗便當首路可乎清許之卽爲申府

又白出俸錢二十千買細氈令造氈輿顧夫直詣炎宅取夫人夫人扶病登舁臨行執清手令妻出見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後二年秋炎復入相還至藍田與清相見云今日生還子之恩也許以臺諫及居相位初約沉然清罷職特就炎第謁之初見則甚喜留坐久之但飲數杯而已並不及前事逾旬清又往焉則已有忌色清從此退居不復措意後二年炎再貶崖州至藍田喟然太息若有

負者使人召清清辭疾不往炎乃痛自咎曰楊炎可以死矣天奪吾魄竟忘還崔清官嗟夫炎小人也背德負義固矣亦清命不應有官所謂天奪吾魄是也不然而其後又何苦痛自咎恨哉

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一僧有術數極精禹錫邀之至省方欲問以休咎忽報韋生在外禹錫令僧坐簾下出接韋生韋生獻文卷禹錫略省之意色殊倦韋生去僧吁嗟良久曰員外後遷乃本行

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生知印處置禹錫怒僧出不旬日貶官流落二十年直至韋生作相乃召拜屯田郎中韋生郎處厚也數前定如此

秘書監劉禹錫其子咸允久在舉場無成禹錫宦途蹭蹬又愛咸允甚切吏部尚書崔群與禹錫厚欲推挽咸允群門生張正謨充試官群以咸允託之覬首選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絕正謨不許通其兄正矩前河中參軍應書判拔萃時群總

科目讀正矩判心殊推許便與上第正矩與科名入拜謝感泣群忽悟是正謨兄勃然曰君是張正謨兄爾賢弟太無良借群販名作事如此與賊何異君之登科命也非某本意更謝何爲

僧清公發言奇中段文昌困于塵土叩清公功名終日不發一言忽曰西川節帥極盛者豈非高崇文乎君不日卽爲此人更盛更盛戶部員外韋厚訪之公曰宰相須江邊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

制西川處厚直至文宗踐祚自江邸首拜處厚爲
相
計借舉人包誼至京師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眞太
眞甚銜之明年太眞典文柄將放榜先呈宰相宰
相見有姓朱人登第以泚近爲大逆未欲以其姓
及第亟遣易之太眞錯愕不記他人惟記得包誼
遂以補之誼謝恩方悟巳所惡也嗚呼崔群盛怒
正謨乃中其兄太眞欲永棄包誼卒首薦補科目

豈主司所能與力哉玄宰寔操其柄矣
監察御史段文昌與崔植同入臺崔玄亮為臺長
每以二監察後至不由科名接待簡畧段與崔深
恨之後二公並拜相時玄亮罷密州刺史謁宰相
二相相顧掐玄亮名欲罷閑之不為除官不數日
歙州刺史闕段公即除玄亮歙州刺史明日入朝
都忘前日到中書大怒責吏房主事陽述云威權
在君更須致宰相必是此賊納賄除官崔玄亮何

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謝罪云文書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書擬名進黄及檢勘始省悟大慙恨欲改擬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與假吾手耳遂放勑下文昌此事不亦幾于天奪其魄哉當路者不能扶人使上亦不能抑人使下有扶而上有抑而下者皆天也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

治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所居十里外有廢觀古石壇往而見老父在焉拜迎至家郎于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報謝皆不受或累月一來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能曆算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後一旦來而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當與子别懷中取出一編書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皆前定非智力所及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

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
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
其家或問以後事曰吾為神授書一編未曾開卷
何遽以後事問乎其疾果愈後以門蔭調授密州
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一任輒開視
神人之書時日悉無差謬後職滿歸閿鄉別墅晨
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墮於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
叔驚仆于地因不語數日而卒其妻檢閱其笥得

老父所留書半軸歎曰神人之言亦不盡驗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惟有空紙數幅畫一蛇盤鏡中嗚呼神矣

人言韋臯乃諸葛孔明後身孔明功德在蜀甚大憂勤而死再生爲南康建節擁旄食報西土要亦命也

王賈太原人謂其友人杜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爲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女非

吾子故蚤夭妻崔氏亦非吾妻乃吉州別駕李乙婦緣
歲時未到乙未合娶司命以吾旣爲世人亦合有
室故權以妻今期已盡妻卽當適李氏李氏三品
祿生五子大數已定至日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復州清溪山佳麗無比袁相國滋微時登臨此山
行數里有儒生以賣藥爲業宇于山下袁公與語
相狎曰此處幽勝合有靈仙隱士儒生曰有道者
五六人每三兩日卽一來不知居處往來雖密不

肯細言袁公曰可得修謁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
酒足下但得美酒一榼可相見也袁公辭歸攜酒
再往經數宿五人果來或鹿巾紗帽杖藜草屨輿
儒生寒温大笑臨澗濯足儒生爲列席致酒五人
甚喜曰何處得此物遂各舉三五盞儒生曰此非
某所能致有客攜來願謁先生乃引袁公出歷拜
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并怒儒生曰不合以外
人相擾儒生曰此人志誠可賞且是道流稍從容

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袁公謙恭彌甚乃時及笑
語目袁公曰坐袁公再拜就席少頃酒酣乃注視
袁公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良久云直是便
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問袁公之歲正四十
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到直至台輔遂與袁
公握手言別過洞上山捫蘿騰躍翩翩如鳥飛去
逡巡不見袁公後果拜相
釋弘道知未來事人叩之並不肯答河中少尹鄭

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方蹇躓憤惋乃擇日齋沐候之弘道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君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屈三牓之前猶梯天之難三牓之後則反掌之易鄭又拜請四事道良久曰勿洩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一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一人姓張

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鄭大疑其說以爲無復可望長慶二年又復下第直至改元寶曆之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心殊私喜不敢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乃張知實同年郭言揚行八郎弘道又言鄭之一弟一姪三榜皆然更奇矣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爲盜所刺先是有童謠云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打麥刈麥時也麥打暗中突擊也三三三六月三日

也舞了謂元衡了也盜殺元衡果六月三日初熒
惑犯上相星占云三相皆不利李絳以足疾免明
年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遇害數詎可逃哉
李德裕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問一僧禍福曰公
災未已當南行萬里德裕不樂問南行還乎曰公
食羊萬頭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歎曰師寔
至人我於元和中爲北都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
目皆羊有牧人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嘗誌

此夢不淺于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帥送米且饋羊五百大驚召僧言之且欲弗受僧日羊至此是已爲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壽謫雅州果終於貶所嗟乎人一生而食至萬羊雖宿植祿饗然積業多矣高僧謂食是相公祿不食是相公福人愼無籍口祿命而恣貪饕哉福應饗而不饗是留有餘不盡以遺後世也

王沭宰相涯之再從弟也舒元謙相元輿之族弟

也沭爲乞官留湜第卒與佗士良之難元謙爲元
輿譴逐而去而卒免誅戮之災一時事同而禍福
異焉分固定矣彼時玉川子盧仝以詩受知王湜
偶宿湜第適與禍會命矣夫命矣夫
江陵副使李君自洛赴進士舉至華陰見白衣人
在店李君與語甚洽同行至昭應曰甚感郎君厚
意莫要知向後事否乃命紙筆于月下凡書三封
次第緘題甚急則開之李公五六舉下第欲歸無

資糧將任求容足之地又不可得曰此爲窮矣仙兄第一書可開遂沐浴清旦焚香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一封可往青龍寺門前坐遂往到寺已晚矣坐至昏時不敢歸心自笑曰此處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出將閉門見李君曰何人曰某騎弱居遠前去不得將寄宿於此僧曰門外風寒且向院中邀入夜坐熟視李君良久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

嚬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舊適覺郎君酷似長官然求訪已多日矣長官比將錢物到此求官遇疾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如有重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及旦遂載錢而去鬻宅安居遷爲富室又三數年不第塵土困悴意欲罷舉思曰此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緘可發也又沐浴清旦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將罷舉可開第三封可往西市登樓飲酒李君聞樓

下有人言敎郎君平明卽到此無錢卽道元是不
要錢及第李君驚問故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
錢一千貫致及第昨有與某期而不至今欲去耳
李君曰此事實否曰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李君曰
某是舉人亦有錢郎君可一謁否遂引相見飲酒
其人曰主司是親叔父乃與錢面定約果及第後
官至殿中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危迫謂妻曰仙師
第三封可以開矣妻遂盥洗再視之云某年月日

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處置家事兩日卒人有奇數世不乏異人

杜牧于執政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後夢人告之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乃得比部員外

杜黃裳知貢舉進士林藻試珠還合浦賦成憑几假寐夢人語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敘珠去來之意藻寤乃足四句其年及第謝恩日杜公謂之曰林生敘珠去來之意若有神助錢起將應試恍惚

聞人誦兩句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比入場試湘靈鼓瑟詩起末即用此二句主司批其卷曰最後二語覺有神助遂狀元及第李固言遊蜀遇一老姥云郎君明年芙容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鏡芙容之目後悉如姥言又李固言遇一姥謂之曰九烈君已將柳汁染君衣矣何憂不第不知九烈君何神也或云即柳神

鄭薰典舉誤以顏標爲魯公乃取之後知非是舉子爲詩嘲之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主司之錯亦顏標之命合中也

尚書沈詢與韓洙中表極欲中之及知貢舉取第七人以爲韓及放榜乃羅非韓也詢深歎有命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迹爲僧一日與黃蘗禪師觀瀑布黃蘗作詩曰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

海作波濤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

宣宗初封光王遇重疾忽有神光燭身蹶然而起嘗夢乘龍昇天言於鄭后后曰此不宜人知幸勿復言

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炎炎文爲火下火宣宗以光王龍飛古文光字上從火武崩而宣立火下火也先兆之明若是耶

懿宗初封鄆王嘗經重疾郭淑妃侍醫藥見黃龍

出入於卧内疾既間妃以異告帝曰愼勿復言

李敏求十舉不第困頓已極太和初長安旅舍中暮夜愁坐忽覺形魂相離至于冥府遇故人柳澥秀才爲冥官求知一生祿命再四請之澥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引李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數年行止之事吏取文卷止反卷十餘行命敏求讀之曰李敏求至太和二年罷舉其年五月得錢二百四十貫以伊宰賣庄錢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祿張平

子其後吏即掩之不得見遂甦後數月飢困益不堪娶於伊氏少女其兄伊宰貨城南一庄分錢與諸妹敏求遂得二百四十貫敏求先有別色身名久不得調其年乃用此錢叅選授鄧州向城尉偶讀古碑乃張衡立因悟食祿張平子無論官祿即錢之銖兩冥司皆注定人可妄求哉

黄巢與一僧厚倡亂之日誡此僧早自引避僧匿寺前空樹中巢兵起將此樹試刀僧遂被斬涇陽

令伊璠為巢所獲累脫命於刃下間關得逸村服晦行及藍關為猛獸搏而食之曹大家曰單豹導氣養內而為餓虎所食張毅高門修外內熱而死命也沙門被難難發於其所避伊璠脫身賊手而乃畢命獸吻亦命也

中書令房知温少無賴為盜於兖鄆之間晝伏古墓一日遇雨抵墓聞二鬼語曰有節度貴人在此後果節制數鎮官至太師中書令東平王晉時鬼

以三公呼魏陽元信不誣矣

齊君房家於吳自幼苦貧勤學寡記有篇詠而不甚清新嘗爲凍餒所驅役役於吳楚間以四五六千言干謁多不遇遊錢唐時屬凶年求飡于天竺至孤山寺餒甚不能前因臨流零涕悲吟數聲將赴湖水而死俄有胡僧自西來亦臨流而坐顧君房笑曰秀才旅遊滋味佳否君房曰旅遊滋味足矣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于洛中同德寺乎君房

曰某盤桓吳楚間蹤跡未嘗涉洛僧曰子應爲飢火所惱不暇憶前事也乃探鉢囊出一棗大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知過去未來事豈止前生耳君房餒甚遂請食之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欠伸枕石遂臥頃刻而醒因思講法華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涕泣禮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今則斷攀緣矣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又聞爲法師矣悟法師安在曰豈不憶香山寺石

像前戲發大願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趙趙貴
臣昨聞巳得大將軍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
獨爾爲凍餒之士爾君房泣曰某四十餘年日一
飡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
不圓修困於今日僧曰過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
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報應宜然君房至靈隱寺
乃祝髮具戒法名鏡空觀君房困苦過由往因則
知世人之飢寒流落者皆由過宿有以取之迷人

不知妄生怨尤嗟乎安得西域如拳之棗而盡醒覺之哉

鏡空得道臨化題數行于壁曰與一沙衰恒河沙兎而罝犬而犂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櫝終不滅其華後武宗毁沙門滅佛法人始悟其語以是知佛法之興廢亦有命也

唐時有術士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競相延接惟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謂曰汝知吾明日飡何

物術士良久曰食兩盤糕糜二十椀橘皮湯李公愈不信平明召對上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及糜卿試食之命以金盤盛來李拜而食對御強飡上喜曰卿食甚美更賜一盤不敢辭又盡既歸腹疾大作諸物絕口惟啜橘皮湯至夜半方愈忽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啜橘皮湯幾何曰二十椀矣嗟歎久之厚謝術士

崔潔與陳彤同往長安街西訪親故陳能知未來

事崔不信將出門陳謂崔曰當與足下于裴令公亭飡膾崔公不信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崔公都忘陳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閑人事何如喫膾遂令從者取錢買魚得十觔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及升亭下馬方悟陳君之言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斫膾陳曰但假刀砧之類當有第一部樂人來俄頃紫衣三四人至亭子遊覽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三君莫欲作膾否某善此藝與

郎君設手詩之乃梨園第一部樂人也紫衣方脫衫鼓刀陳君曰此此膾與崔公食紫衣不得膾也既畢忽有人傳呼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部音樂作膾者急攜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別崔公乃甚歎異之兩人既食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二千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梳清羹喫詩未訖延陵縣尉李耿至與崔公中表親將赴任言別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來崔公曰有膾否左右報已盡只有清羹

少許崔公大笑曰取來與少府喫乃吃清羹半椀
而去延陵距長安二千里尉九品官也
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在街西官亭子
置膾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衆問所能曰
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膾有人不得吃
者否客微笑曰惟足下不得吃李公曰某為主人
故置此膾安有不得喫之理座中諸君為證請賭
之因促饌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公

走馬去陰語庖人但置膾兩碟欲破術人之言良久勾當公事奔馬來諸人已食畢獨所置膾在焉李公脫衫就坐執筯而罵術士膾已在吾手寧尚不得食術士顏色不變曰某所見不錯未知何故李公曰事已至此尚敢大言言未了官亭子上忽壞數尺墮落食器粉碎膾在糞埃李公驚異問厨人更有膾否曰盡矣乃厚賂術士向使李公不罵而徑食或當得入口乎數也

汴州金吾都押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
使者引入一公署忽見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
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又見架上有簽牌曰人間
食料簿許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可知其由
遂竊披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逡巡主吏至而大怒
許生謝過實告以故願恕無他吏怒稍解因取食
簿於仁忠名下注每日大豆三合許生以誤追得
放還其後朱君忽覺醬香嗜之頗甚乃注大豆三

合之驗也按大藏一沙門造一塔工未畢而死佛
爲言之冥府此僧爲我造塔工尚未完何故令死
冥吏曰奈此僧食料已盡佛言隨分與食竟此塔
工吏乃判食荷葉此僧再蘇餘食竝不進止啗荷
葉三年畢塔工乃死嗟嗟冥司注醬則得食不注
則不得判荷葉則止啗荷葉他物即有而不能入
口飲啄小者其數尚不可毛髮假況其大者乎
眞玄兔善算術嘗自算其年壽七十三於綏和元

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屋壁以記之後以是

年月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見算時誤下一算今

果先一日

袁弘禦精術數節度使張敬達有二玉椀弘禦曰

此椀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時當破曰吾謹藏之能

破否即命貯大籠藉以衣絮鎖之庫中至期庫屋

梁折正壓其籠二椀俱碎一器成壞定數尚不可

逃如此宋人所謂投鼠而破因破而破即此術也

又媪占謝石遇卒則碎逢皮則破又奇矣

